

# 白鹭归时又一冬

俊刚

还未走近，目光所及的水中央，那一片移动的雪白，让我的眼散发出惊喜的光。是它们，如期而至的旧相识。离得还远，看不真切，只觉那是一群散落在巨大褐色画布上的灵动的光斑，在冬日下午偏斜的、泛着淡金色的阳光里，白得有些晃眼。我们不敢惊扰，寻了一处高地，悄悄支起三脚架。透过长焦镜头，那个洁白的世界才猛地被拉近到眼前，一切细节都鲜活起来。

那真是一种令人屏息的洁净。它们的羽毛，不是那种呆板的、毫无生气的白，而是一种透着光泽的、温润的乳白，尤其是在逆光下，羽毛的边缘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极细的、明亮的金边，有了玉的质感。它们的身形是那样颀长而优雅，长颈曲成一个从容的问号，铁色的长喙像一柄出鞘的利剑，却又凝然不动。最是那双青黑色的长腿，立在清浅的寒水中，瘦硬如竹枝，自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清高。它们有静静伫立，与脚下冰冷的河水、与这整个冬天都融为了一体；有的则缓步徜徉，步子迈得极轻、极慢，像芭蕾舞者用足尖在试探大地；偶尔，会有一只忽地引颈一啄，快如闪电，水面便漾开一圈小小的涟漪，那便是它今日的餐食了。

忽然，近岸的一只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念头催动，两翅一展，忽然腾空而起。起飞的动作毫不费力，宽大的翅膀缓慢而有力地扇动着，带动着流线型的身体，向着更开阔的水面滑去。那一刻，它舒展的双翼，向后伸得笔直的双腿，那从容不迫的气度，真真是这冬日天地间最动人的诗行。天空是它无边的稿纸，而它飞过的轨迹，便是最美的句子。

望着这群洁白的精灵，我的思绪便不由得飘散开去。我想起几十年前，当我还只是个少年时，也曾在这汾河边玩耍。那时的汾河，断不是如今的模样。记忆里的河水，似乎总是浑浊的，带着一股不太好闻的气味，两岸是杂乱的土坡和荒草，鲜有这般规整的、充满生机的湿地景观。莫说是这般成群的白鹭，便是寻常的水鸟，也难得见到几只。那时的冬天，似乎只有枯索与荒寒，是一种单调的灰黄色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大约是这十几年前吧，人



们开始行动起来，清淤、蓄水、植草、种树，硬是在这城市的腹地，呕心沥血地营造出了一片宝贵的湿地。起初，只是些胆大的麻雀、喜鹊归来，后来，野鸭子多了，再后来，便有了夜鹭、苍鹭，直到如今，连对环境最为挑剔的白鹭，也把这里当作了南迁北归路上一个可靠的驿站。

这白鹭的归来，不单单是鸟类的迁徙，更像是一封盖着私自邮戳的绿色信笺，投递到了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。它无声地诉说着，只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耐心，被损伤的环境是可以愈合的，失去的生机是可以重新回来的。它们每一次优雅的起飞与降落，都是对这座城市生态改善最有力、也最诗意的褒奖。念及此，我再看向那群白鹭时，心中便又添了一重深厚的意味。它们不再仅仅是美的化身，更是一种象征、一种希望，是人与自然达成和解的、活生生的证据。

夕阳渐渐西沉，光线变得愈发柔和，给整个湿地铺上了一层暖融融的橘红色。远处的山脉和城市建筑的轮廓，在暮霭中显得模糊而温柔。白鹭们也开始活跃起来，一群群地飞起，在天空中盘旋，寻找着夜晚的栖所。它们的翅膀映着晚霞，仿佛一群归家的天使，场面壮美得令人心醉。

白鹭归时，太原的冬天，便不再只是北风的凛冽与万物的凋零，更有一份静谧的等待，一份来自远方的、洁白无瑕的问候。这问候，年复一年，温暖着河流，也温暖着每一个在岸边守望的人的心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## 树洞画的温暖

范国庆



这个冬天，迎泽公园的清晨于我而言，有了别样的期待。我照例裹紧棉袄，系好那条用了多年的格纹围巾，踏着熟悉的路径向公园走去。寒风刮在脸上，依旧带着细针般的凛冽，可心里却揣着一团暖，像是要去会见一群藏在林间的老友。

作为年逾七旬的老太原，这座公园的四季流转早已刻进我的生命年轮。以往的冬日，园子里总透着几分萧瑟：湖面结着薄冰，假山石上洒着淡淡的霜，连常青的松柏也显得格外沉默。我们这些老伙伴，虽雷打不动地聚在亭子旁，呵着白气唱歌，但话题总离不开家长里短和渐长的年岁。直到那个寻常的早晨，一曲《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》唱罢，老张神秘地拉住我：“老范，快来看，这树洞里住上精灵了。”

我好奇地凑近那棵老树的疤痕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攫住了心神。那树洞，原本是岁月在树木身上刻下的一道伤疤，此刻却神奇的画笔点化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世界。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“住”在里面，双手捧着一颗松果，眼睛乌溜溜、亮晶晶的，神态憨稚，仿佛正在全神贯注地偷听我们的歌声，那小心翼翼的模样，让人心生怜爱。我忍不住伸手想去触碰那份茸茸的暖意，指尖传来的却是树木粗粝而冰凉的质感——才恍然惊觉，这竟是画上去的！用色彩填补了树木的伤疤，让原本斑驳的树洞变成了天然的画框。

这惊鸿一瞥，彻底改变了我漫步公园的心境，晨练多了几分“寻宝”的乐趣。迎泽公园的树洞画，需要细心之人放慢脚步方能觅得。它们仿佛怕生似的，散落在曲径通幽处，或藏在嶙峋的假山背后，或隐于古意盎然的亭台旁，等待着与有缘人的不期而遇。低矮的树洞里，一只粉色的小狐狸探出头来，眼神里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试探；枝干上，一只威风凛凛的“悟空猫”正凝神远眺，仿佛在守护着这片园林的安宁；而那只扛着行囊，毅然走出“浪浪山”的小猪妖，更是让我的心为之一颤，它那小小的背影里，似乎承载着每个行者心中那份对远方的渴望与勇毅。这些画作并非生硬地附着于树干之上，创作者依据树洞本身的形状、大小精心设计，让每个小动物的形态和动作都仿佛本就住在那里，与树木浑然天成。它们给萧瑟的冬天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暖意。

后来得知，这份美好的缔造者，是一位叫刘宇(网名“画画的何小雨”)的太原本地姑娘，她是太原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。她选用环保的丙烯颜料，将这些树木的“伤口”变成了风景，不仅无害，那层颜料膜还能为树木挡雨防虫。艺术在这里，不仅是美，更是一种温柔的治愈与守护。

这个冬天，这些悄然出现的树洞画，竟成了迎泽公园里温暖的风景，悄然改变了公园的气韵。往常冬日略显冷清的园子，如今却常见三三两两的游人，尤其是孩子们，他们拉着大人的手，在光秃秃的树林间兴奋地穿梭，寻找这些隐藏的精灵。“妈妈，快看！树洞里真的住着精灵！”一名小女孩清脆的惊呼声，像一颗甜津津的糖果，瞬间让我这古稀之人的嘴角也不禁上扬，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那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年纪。有的家长甚至专门带着画册和孩子来“打卡”，将一次普通的逛公园变成了一场充满趣味与发现的寻宝之旅。年轻的父母在树洞前，俯下身给孩子们讲述童话故事，声音轻柔；摄影爱好者们架起长焦镜头，精心捕捉着光影与色彩交织的细节；就连我们这些每日晨练的老人，也多了新鲜而温暖的谈资——今天，你又发现了哪个新的树洞画？它又有着怎样动人的姿态？

与我一同唱歌的老张感慨道，这些树洞画让他想起了童年听过的故事，那些住在山林里的精灵仙子，让冰冷的城市森林重新焕发出梦幻的光彩。老李则觉得，这画上的小动物，比他孙子看的动画片里的形象更真实、更有温度，因为它们就“生长”在真实的自然里，带着手作的温暖与生命的质感。我们这些老人，年轻时经历过物质的匮乏，年老了又常感精神的孤独，而这些小小的树洞画，却像一束微光，照亮了我们内心沉寂的角落，让冰冷的心渐渐暖和起来。

艺术不再高高在上，悬置于美术馆的墙壁，而是如此自然地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，与日常相伴相随。公园里，艺术与生活相伴相随；城市中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。这不正是我们年轻时内心深处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图景吗？那位叫刘宇的姑娘说，她希望这些树洞画能像微光一样，照亮树洞里的角落，让路过的人心里暖一下。于我而言，这光虽微，却足以照亮整个寒冬，让我们这些老人的心重新变得年轻而柔软。

如今，我依旧每日去迎泽公园锻炼、唱歌，但我的歌声里，却比往日多了几分轻快与欣喜。当歌声飘过安静的树林，我仿佛觉得，画中的小松鼠竖起了耳朵，小浣熊眨巴着眼睛，那只勇敢的小猪妖也似乎停下了脚步，侧耳倾听。

图片由AI生成

## 停电后的时光

丽枫

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，停电了。午后3时的暖阳，正透过窗，慷慨地泼洒进来，却因这突如其来的寂静，而显得异常。我下意识地按了按手机的侧键，屏幕亮起，那提醒“流量告罄”的小字，此刻更像一种命运的调侃。也罢，索性将这最后的电子窗口也轻轻搁下。

这小小的方寸之地，三面环着明净的玻璃，将它妥帖地围合成一个独立的世界。它是我平日读书、养些绿萝的所在，此刻，却成了我与真实外部天地唯一的、也是最宁静的联结。五层楼的高度，恰好让视线能从容地越过近处的屋脊，与那片冬日的林木坦然相望。

我的目光，便不由得投向了那些被窗格轻轻框住的景致。平日里来去匆匆，何曾细细地瞧过它们？此刻静观，竟觉得是另一番天地。大多数的叶子早已落尽，向天空伸出千万条疏朗的、清瘦的枝丫，交错着，像是用最淡的墨在蓝纸上勾勒出的画。那线条，有的遒劲如篆书，有的飘逸如草书，自有一种删繁就简、去伪存真的气度。却也有那倔强的叶子，还恋在枝头。不是夏日那种饱含水分的绿，也不是秋日那般燃烧的黄，而是一种沉静的、灰扑扑的赭色，边缘卷着，像一封被时光浸染的旧信笺，在风里微微打着颤，仿佛低语着一些不肯遗忘的旧事。

最耐看的，还是那树干。一棵有一棵的姿态，一棵有一棵的性情。近处的那棵老槐，树皮是深褐色的，皴裂开深深的、龙鳞似的纹路，每一道褶皱里，仿佛都藏着风雨的故事，虽隔着玻璃，亦能想象其粗糙而温暖的质感。稍远些的几株白杨，则显得清俊许多，通体是素净的灰白，上面布满了像是人眼一样的斑痕，疏疏落落，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片天地。风来了，这风是看不见的，窗子也紧闭着，你却能从树的动静里读出它的形状与力道。它拂过那些枝干，摇曳的姿态透过玻璃无声地演绎着，而传入耳中的，只有一层极微弱的，被过滤了的悠远轻啸。这无声之声，比平日里电器运转的单调噪声，不知要丰富、悦耳多少倍了。

目光顺着树干往下溜，便见到了地上的人。几位老人，挨着墙根，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，眯着眼，像那些老树一般，静静地吸收着阳光的暖意。他们不大说话，只偶尔慢吞吞地交流一两句。几个孩童，却像上了发条的小马达，在不大的空地上追逐、笑闹，那清脆的笑声，虽因玻璃的阻隔而略显沉闷，却依然仿佛一颗颗明亮的珠子，滴溜溜地滚到这宁静的底色上，溅开一片生动的涟漪。

看着这股景象，心里那点因停电而起的微妙焦躁，早已荡然无存。我返身从书架上信手抽出一本旧书，是丰子恺的《缘缘堂随笔》。又搬了那把舒适的靠

椅到这玻璃围合的小天地里，依偎进去，就着这通透的天光，闲适地读起来。电停了，倒像是把喧嚣的世界关在了门外，这方寸之地，因这意外的寂静而更显静谧，竟成了我的“缘缘堂”。纸页在指尖摩挲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，墨香混着阳光的味道，有一种令人心安的实在。读几页，便抬起头，透过明净的玻璃，看看天，看看树，看看人，思绪飘出去老远，又慢悠悠地荡回来。这种阅读，是全无目的的，是与作者、与自然的一场静谧的对话。

忽而便想，古人无电，他们的日子，怕是天天都如我这停电之后吧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看晨昏交替，观草木荣枯。他们的时间，是跟着太阳、月亮走的，宽缓而悠长，不像我们的，被电钟分割成无数精确而急促的碎片。我们征服了黑夜，却似乎遗忘了星空；我们营造了恒温的居所，却可能隔绝了四季的真意。这片刻的停歇，倒像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们平日生活的某种仓皇与失真。

夕阳的光渐渐变得柔和，颜色也由琥珀色转为淡淡的金红。楼下的老人已收了马扎，唤着孙儿，慢悠悠地踱回家去。屋内的灯，却在这一刻，毫无预兆地“啪”一声，重放光明。电视机也响起了新闻播报的声音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。

我却没有立即起身。我贪恋着这窗外的夕阳，贪恋着这片刻安宁的余韵。我晓得，明日里，大抵仍是那般忙碌的光景。但经过这一番方寸阳台中获得的洗礼，心头竟像被这隔窗的冬风吹过、被这透窗的暖阳晒过一般，清明、妥帖了许多。

我合上书，封面上“缘缘堂”三字，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温润。停电之后，在这寻常的阳台内，我竟寻到了那久违的、属于自己的“缘缘堂”，它不在别处，就在那静下来的心里。

邂逅一株枪儿苗

赤尔

上个周日的早饭后，我和老伴去晋阳湖转转——我心底藏着个小小的念想，想顺路探望一位3个月前才认下的“老朋友”。

从老年公寓去往公园，要经过一段百余米长的夹道。说它是夹道，因它宽不足3米，两侧都是待建工地，围着高高的彩钢围栏，风吹过时总带着些尘土气息。这条路走了无数遍，我从未留意过路侧与围栏间隙处，那些在砖石缝隙里自生自灭的野草。盛夏的一日返程时，老伴忽然从身后轻呼：“看！那不是枪儿苗吗？”我连忙驻足转身，果然在夹道东侧的荒草丛中，一株枪儿苗长得格外旺盛。主秆大约2厘米粗，在离地10厘米处分出数条枝丫，整株高约60厘米，墨绿的叶片错落有致地缀在枝条上，叶间挂满了毛茸茸的黄绿色椭圆形小花，像缀着一串串迷你绒球。望着这株从小看到大的野生植物，在城市的夹缝中这般鲜活，心底忽然涌起一阵久违的惊喜。

儿时的盛夏时节，一簇簇嫣红的花朵像火焰般绽放，把小小的院落映得暖意融融。每当花开得最盛时，母亲总会在我放学回家后吩咐：“去掐些枪儿苗叶来，给你们包红指甲！”我便欢天喜地地奔向村外，不消片刻就能掐回一大把新鲜的叶片。

枪儿苗的叶子呈心形，长成后有孩童巴掌大小，韧性极好且不渗色，是包红指甲的天然材料。晚饭后，煤油灯的光晕里，母亲把指甲花放进破碗，加一小块白矾，用擀面杖头细细捣成泥状。我们兄妹几个伸出小手，看着母亲把花泥均匀涂在指甲上，再用枪儿苗叶仔细包好，用棉线轻轻缠紧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扯掉叶套，比试着谁的指甲染得更红。

我对枪儿苗的熟悉，远不只包指甲。它的果实被我们叫作“蒺藜儿”，比黄豆稍大，纺锤形的果子表面布满坚硬的钩刺，成熟后呈深灰褐色。冬天在村外荒草滩玩耍，或是从田间小路回家，裤腿上总会挂满这些“小刺球”，得坐在板凳上一个个仔细揪下来。家里养着羊，开春放羊时，羊身上也常会挂上干枯的蒺藜儿，硬扯根本扯不下来，只能用剪刀连毛一块剪掉，让人既心疼又无奈。也正因这“黏人”的特性，枪儿苗在有些地方被称作“羊负来”或“牛虱子”。这一“益”一“害”，让枪儿苗的模样和名字，深深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长大后，我又发现了枪儿苗的小秘密：若是单株散漫生长，枝条便四向蔓延，与其他野草争抢阳光雨露；若是从生一处，则几乎不分枝，而是互相扶持着向上生长，竟有几分松树的苍劲。这种丛生的枪儿苗能长到一两米高，枝条柔韧结实。当年农家人捆缚扫帚，用的就是这种枝条——割回来削去侧枝，晾晒几天后用碌碡碾扁，捆扎的扫帚既结实耐用，又不会扎手，往往扫帚头磨秃了，捆缚的枝条依旧完好。

其实，家乡人口中的“枪儿苗”，便是苍耳。苍耳子可榨油，也是一味中药。

后来，村庄拆迁改建，昔日的田野、荒滩被高楼和柏油路取代，那些随处可见的枪儿苗，也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因此，当在夹道的荒草丛中重逢这株枪儿苗时，我才格外珍视。那日再去探望，它已褪去翠绿，变得干枯，不知被什么车辆碾得匍匐在地。我蹲下身子摘下几颗蒺藜儿，指尖仍能感受到那熟悉的坚硬刺痛，仿佛握住了一段远去的时光。